

## 目錄

前言.....	9
回憶十二篇	
一、童年的回憶.....	13
二、兒時的短暫溫馨.....	19
三、香港淪陷的日子.....	27
四、逃難的熱鬧與哀傷.....	31
五、桂林大疏散.....	37
六、那沙是貧窮的桃花源——兼論種植定律.....	43
七、饑荒的日子.....	49
八、戰亂後的安排.....	59
九、中國當年的惡性通脹.....	65
十、歐陽先生與《婁壽碑》.....	73
十一、想像力是培養出來的.....	81
十二、結果與傳世的追求.....	89

## 前言

---

無數的朋友要求我寫自己的傳記，但我老是提不起興趣寫。然而，思往事，我寫過好些片的回憶。

這本書是緣於一幅香港西灣河的破落山頭的舊照片，我按這照片寫了一些片的回憶給幾位朋友看，他們認為有趣，希望我能多說一下自己的童年。這樣動筆寫了三幾篇，要求繼續寫下去的朋友愈來愈多，我終於寫出了十二篇。這樣，加上多年來我寫過的關於童年的往事——也是十二篇——就成為合共二十四篇、題為《童年的回憶》的書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有趣已往。我這一輩的老人家比較特別，因為我們經歷過戰亂與饑荒的日子，死不掉總有些奇異的回憶可說。但像我這個小學被逐出校門、初中又被逐出校門，但終於還能在西方大學的一門學問上殺出重圍的，可能不多見。

### 附錄十二篇

1. 雄軍盡墨話當年——憶容國團 .....	99
2. 光的故事 .....	107
3. 佛山文昌沙的華英經驗 .....	115
4. 我的父親 .....	119
5. 太寧街的往事 .....	127
6. 釣魚樂 .....	133
7. 子欲養而親不在 .....	137
8. 兒童的玩意 .....	141
9. 風雨時代的鈔票 .....	145
10. 哥哥五倫 .....	151
11. 聖誕前夕有感 .....	155
12. 逃學的回憶 .....	159

## 一、童年的回憶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

不久前看到一幀這裡附上的圖片，是一九六七年攝的香港西灣河成安街對上的山頭，稱成安村。我是在圖中一帶長大的。二戰後，除了一九四五至四八我到佛山華英中學的附小混了幾年，到我離港赴北美碰運氣的一九五七，大部分的時間我是住在



照片由高添強先生提供

這成安村再向上走一點的澳背龍村。當時那裡的房子遠沒有圖中見到那麼密集。

圖中見到的路大約建於一九五二，當年我是走慣了的。也有石階可以拾級而上。我少年時的好友容國團當年是住在這屋村東行約一公里的地方，依稀記得名為南安坊。一九五二年我認識他，一九五四年我跟他差不多日夕與共。他是沒有錢讀書，要打工；我是沒有學校收容——一九五四年被逐出位於銅鑼灣的皇仁書院。算是初一，我兩次不能升級，要離校，同學們說是因為一個姓梁的作文老師不喜歡我——他們說沒有見過作文只差一分不及格的。那是“主要”科，不及格升級免問。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離港到加拿大碰運氣，要坐船十八天。是商業之行。到了多倫多，只幾天解決了那裡的出口商要處理的事，就決定留在北美讀書。在加拿大沒有正規的大學收容，只能在那裡自修英語。我以超齡的資格進入了洛杉磯加州大學時，快二十四歲。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十年人事幾番新，圖中所見的一九六七是我離港十年，運情不錯。早一年我在長灘獲十八所州立大學的最佳教授獎。六七年初，論文《佃農理論》只寫好一章，芝加哥大學給我一個“政治經濟學博士

後”獎，要我到芝大去。我對他們說我還沒有博士，怎可以接受“博士後”？收到的回應是他們不管我是不是博士，但我一定要去芝加哥一年才可以獲該獎金。這樣，六個星期後我就把論文寫完了。斬瓜切菜，但不少師友認為那是他們見過最好的經濟學博士論文。

也是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長灘藝術博物館舉行攝影個展，盛況一時，多份報章大事報道，展期延長兩次，也有好幾家博物館要請我去展出。考慮了幾天，我決定放棄攝影，專研經濟學。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副教授，幾個月後他們無端端地升我為正教授。

容國團是個天才，但運情沒有我那麼好。比我年長一歲的哥哥當年認為他是個音樂天才，但學音樂，彈什麼鋼琴的，家境欠佳的當年免問。其實阿團什麼都是天才。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間，他和我皆無所事事——我在父親的商店工作，因為遇上韓戰禁運，上不上班都一樣。我們兩個於是在街頭巷尾到處跑，找其他孩子出氣，賭小錢。凡賭乒乓球與踢毽子由他出手，而我則善於下棋（任何孩子玩的棋）與擲毫（即硬幣）。桌球阿團也有兩手。正規的桌球要付錢，他付不起，但那些窮孩子玩的康樂

球他是所向無敵的。還有，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阿團寫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五年的暑期，我在父親位於永樂街的商店隔壁的一家涼茶店認識一位名為關大志的攝影天才。他替我買了一部二百港元的舊照相機，教了我半個小時，我就攝得兩幀作品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而且兩幀都被刊登在該年的年鑒上，所以興趣轉到攝影那方去。阿團的家境沒我那麼好，在灣仔修頓球場旁邊的一個工會的小圖書館工作。其實沒有什麼書，但有乒乓球桌一張，他天天在那裡獨自研究發球。記得一九五七我離港的早上，到該工會找他，他教了我兩招發球，也送我他慣用的球拍。該球拍遺失後幾年前復得，今天又不見了。如果再出現，我會拿去拍賣，把錢捐出去。

認識阿團之前，我老是喜歡在附圖位置再上一點的澳背龍村，到處找其他孩子遊玩比賽。最好玩的是鏢風箏，其他有射或捕飛鳥、擲毫、彈玻璃珠子，我無所不精，所向無敵。我也喜歡逃學，獨自步行約一個小時到當時一個人也見不到的柴灣去釣魚。永遠是在水退時爬上水不深的巨石，等潮漲，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出去。根本沒有魚，只是偶爾有很小的上釣，但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拋，幻想着

有大魚上釣，到夕陽西下才回家。今天我以想像力知名經濟學行內，主要是這些孩子玩意訓練出來的。

一九五二年，在灣仔書院，班主任叫郭煒民，因為我常常逃學、缺課，其他老師當然會大興問罪，但郭老師永遠遷就我。一次，在大考前，我缺課，郭老師對其他同學說：“張五常看來是在家中準備考試了。你們不要學他，因為只他一個可以在一天自修一個學期的功課。”其實那天我也是去了釣魚。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我有幸能跟郭老師進過兩次午膳，感謝他的教誨之恩。去年我的五卷《經濟解釋》竣工了，急着要送他一套，卻得知他在幾年前謝世了。